

重修廣平府志卷四十六

列傳一 周至北魏

周

牛贊

史記作翦

趙人

國策鮑彪注

事武靈王王破原陽以為騎邑

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

王遂胡服

國策

二十一年攻中山贊將車騎合軍曲陽攻

取丹邱華陽鳴之塞

史記世家

肥義趙人

元和姓纂引國策

趙肅侯薨武靈王少及聽政先問

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武靈王十九年

史記世家

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

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夫有高世之功

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

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義曰臣聞論

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

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

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遂胡服

國策

二十七年立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肥義爲相國

傅王武靈王自號爲主父惠文王三年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章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奚不稱疾毋出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語在前終不敢失兌曰諾子勉之異日肥義謂信期

案卽高信

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吾聞之奸臣在朝

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
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
國吾憂之夜而忘寐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有召王
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當之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
四年主父及王遊沙邱異宮章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

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

史記
世家

趙勝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
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
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躡者繫散
行汲平原君美人臨見大笑之明日躡者至平原君門

請曰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
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蹙者去平原君終不殺
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
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
一人前對曰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
君乃斬笑蹙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蹙者因謝焉其後門
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
爭相傾以待士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
請封公孫龍聞之以爲不可且曰虞卿操其兩權事成
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遂不聽

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史記
列傳

藺相如趙人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惠文王時得楚和
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王
與廉頗諸大臣謀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
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
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
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
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
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

人臣願奉璧往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
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
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
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
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
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
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
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
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
倨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

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
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與趙相如度秦
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
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
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其終不可
彊奪遂許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
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
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
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
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

璧而得罪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
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因而
厚遇之使歸趙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明
年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
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
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
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
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相如曰五步之
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
缶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

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嘗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

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內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

爲刎頸之交

史記列傳

公孫龍趙人

列子

爲平原君客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曰

自今以來秦所欲爲趙助之趙所欲爲秦助之亡何秦

攻魏趙欲救之秦使讓趙曰秦欲攻魏而趙助之非約

平原君以告龍龍曰亦可發使讓秦曰趙欲救之秦獨

不助趙非約趙惠王謂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

不成兵不可偃乎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不

可以虛名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東

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出總齊亡地而
王加膳本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
人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
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龍又說燕昭王以
偃兵昭王曰甚善願客計之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
王曰何故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欲破齊者
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害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
之雖知而弗欲破齊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
爲功今大王曰我其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朝者盡
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

呂氏春秋

龍疾名實

之散亂爲守白之論謂白馬非馬公孫龍子與孔穿辨臧三

耳詞勝於理孔叢子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龍史記後乘白

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新論

李同案正義名談邯鄲傳舍吏子秦圍邯鄲急李同說

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也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

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

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

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

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

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

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
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
軍為之卻三十里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邯鄲復存李
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史記平原君傳

茅舉姚氏本趙人國策鮑彪注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友之

茅舉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
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
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

而折韓魏之招國策

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著十

二論史記又有慎子四十二篇

漢書列傳

毛公薛公皆趙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魏公子無忌既竊兵符矯殺晉鄙以存趙遂留趙欲見
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
人游甚歡平原君恥之公子曰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
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
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平原
君免冠謝固留公子及秦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公
子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毛公薛公往見公子
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

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
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說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趨
駕歸救魏遂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追至函谷而

還

史記

荀况趙人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

史記索隱

年五十始

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閔辯奭也文具難施淳

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

災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

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

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史記

客說春申君

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荀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春申君於是使人謝荀子荀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今荀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於是又使人請荀子荀子爲書謝之國策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

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

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

史記案史記春申君死荀卿廢因家蘭陵卒亦葬焉考國策

荀卿去楚之趙豈後復歸於蘭陵耶

龐煖趙人鶡冠弟子有龐子二篇又劇辛故居趙

案案隱云